

Fat Tuesday

狂欢星期二

[美] 桑德拉·布朗 著

赵靖娜 译 常新华 审校

悬念女王系列

Sandra Brown

群众出版社



悬念女王系列



Fat Tuesday

狂欢星期二

[美] 桑德拉·布朗 Sandra Brown 著

赵靖娜 译 常新华 审校

Sandra Brown

群众出版社

图字：01—2006—49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狂欢星期二 / （美）布朗著；赵靖娜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8.1

（悬念女王系列）

ISBN 978-7-5014-4182-2

I. 狂… II. ①布…②赵…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9168 号

FAT TUESDAY© 1997 by Sandra Brown Management, Ltd.

责任编辑：晓 漪

封面设计：董 睿

责任印制：连 生

狂 欢 星 期 二

悬念女王系列

〔美〕桑德拉·布朗 著

赵靖娜 译

常新华 审校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电子信箱：qzs@qzchs.com

网址：www.qzch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9 字数 335,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978-7-5014-4182-2 / I · 1720 定价：32.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T: 010-52173000 转



赵婧娜 2000.9—2004.7 上海海事大学 英语专业本科。

2004.9—2006.7 上海海事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英汉对比与翻译方向 硕士研究生。

2006.8—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英语教师。

常新华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1969年毕业于北师大外国语言文学系，1991年在加拿大圣玛丽大学获教育硕士学位。长期从事大学英语教学，曾执教于北师大中国—加拿大语言培训中心，曾任北师大公共外语教学研究部副主任。



主要著作有《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英语等级考试应试必读(综合与人文类)》、《四级英语轻松过》丛书六本、《攻克大学英语》系列六本等。参与编写的有《研究生入学考试英语模拟题及题型分析(阅读理解)》、《考研英语阅读完型翻译全突破(阅读理解)》共十余册。主要译作有《蝙蝠侠》、《父母掌中宝》。还在国家级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篇。

责任编辑：晓潇 封面设计：董睿



桑德拉·布朗(Sandra Brown)

作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作家，桑德拉·布朗(Sandra Brown)往往能以巧妙到难以置信的悬念，吸引万千读者的眼球，并被热烈追捧为“悬念女王”。

除此而外，桑德拉·布朗小说中那美丽到无以复加的爱情，也是万千书迷绝难抗拒的。

正是“悬念+爱情”的特色套餐，每每能让读者大快朵颐，齿颊留香，回味无穷。

《黑色星期二》、《无法言说》、《不在场证明》、《目击证人》等，均曾创下霸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数周的纪录。

自1981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桑德拉·布朗出版了六十五部作品，获奖无数。小说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销行世界达七千万册之巨。她创作于1992年的《法国丝绸》曾被ABC改编并制作成电视连续剧，创下收视率新高。

从事专业写作之前，桑德拉·布朗做过模特，在电视台做过导播与主持。

现与丈夫生活在德克萨斯。

导读

我以我血剪腐败

作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作家，桑德拉·布朗（Sandra Brown）往往能以曾出不穷、巧妙得难以置信的悬念，吸引万千读者的眼球，并因此获得“悬念女王”的美誉。另外，桑德拉·布朗还善于描写美丽的爱情，这也同样让万千书迷难以抗拒。正是“悬念+爱情”的特色，每每能让读者大快朵颐，齿颊留香，回味无穷。《狂欢星期二》、《无法言说》、《不在场证明》、《目击证人》等，均曾创下霸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数周的纪录。自1981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桑德拉·布朗出版了六十五部作品，获奖无数。小说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销行世界达七千万册之巨。她创作于1992年的《法国丝绸》曾被ABC改编并制作成电视连续剧，创下收视率新高。从事专业写作之前，桑德拉·布朗做过模特，在电视台做过导播与主持。现与丈夫生活在德克萨斯。

在《狂欢星期二》里，作为缉毒警察，博克·巴泽尔虽两袖清风，却一肩道义。几年来的缉毒行动屡屡受挫，派出去的卧底总在关键时刻被残忍杀害。警察局的腐败显而易见。令博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同伴兼朋友死在自己枪口下。这让他备受困扰，婚姻因此而走到尽头，职业生涯也就此结束。体制之内无法解决的复仇，博克只好在体制外来完成。

在他看来，巴杜虽然气焰嚣张，但不过是宾其的打手罢了。真正的大毒枭是幕后策划者宾其。作为当地豪门的宾其是，鼎鼎有名的大律师。他游戏在法律条文之间，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在任何重大案件面前，所向披靡，帮助罪犯逃避法律制裁，无往而不胜。

博克的复仇计划围绕着绑架宾其美丽的妻子莱米展开。没想到的是，博克会对这个绝望的妻子产生一种微妙的感情。贫民窟长大的莱米，嫁给了她永远无法爱上的男人。博克同样没有料到的是，在狂欢星期二午夜钟声敲响前，他要面临一场激烈决斗。那时，警察局所有的腐败都将现形，所有的面具都将揭开。博克将要面对一个惊人的秘密。

最终，博克能不能报仇？他跟莱米的爱情到底何去何从？新奥尔良警

察局里的内奸到底是谁？所有谜团都将在狂欢星期二的午夜时分立见分晓。

秉承了桑德拉·布朗一贯特色，《狂欢星期二》情节紧张，悬念不断，感情描写细腻入微，令人荡气回肠。整个故事结构设计巧妙，处处伏笔却又环环相扣，让人有一种欲罢不能的阅读快感。小说推出之后，好评如潮，《每日新闻》就曾经做出如下评价：“情节比布希公园的 Alpengeist 过山车还要有起伏跌宕。一旦被情节吸引，你就会迫不及待地翻页，只想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在这个节奏紧凑、合情合理的故事里，布朗看似模糊了正义与邪恶的界线，但实际上，读者却能领会蕴含其中的鲜明正义感以及对人生的领悟。作品语言简洁而精确，但包含的思想却是复杂、深刻而又动人的。

赵靖娜

二〇〇七年底于北京

致 谢

创作这部小说时，我努力想要表达出这样的想法：她一出生，就失去了听力。她学会的第一种沟通方式是手势，而不是说话。由于经历有限，我便向聋哑人士寻求帮助。有一位年轻的女士给了我巨大的帮助……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詹妮，再次说声谢谢你。

尽管她和家人对我有极大的帮助，但我知道，错误在所难免。由于我本人语言的局限性，某些地方不得不凭想象来弥补。请原谅所有错误。这些错误都是我本人造成的，与主动慷慨地和我分享他们的时间和知识的人，毫无关系。

——桑德拉·布朗

“桑德拉·布朗的每一部小说都在不断进步……《狂欢星期二》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小说，书中人物鲜活有趣，具有极强的地域特色。”

——《达拉斯晨报》

“《狂欢星期二》讲述了一个设计高超、天衣无缝的故事。情节如行云流水，曲折跌宕处有如书中描述的沼泽地一般充满惊险刺激，又如四旬斋狂欢节时法国人特区一般纸醉金迷、五光十色……总之，这是一部不可错过的精神盛宴。”

——Bookpage

“绝对有趣的一部好书。”

——《落基山新闻》

“充满悬念，让读者不断猜测！”

——《图书馆杂志》

“情节比布希公园的 Alpengeist 过山车还要起伏跌宕。一旦被情节吸引，你就会迫不及待地翻页，只想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每日新闻》

“五星级，一级棒！作者讲故事的技术炉火纯青，精心编排的故事情节能让人激动万分，甚至不肯靠在椅背上，只能坐在椅子边上阅读。”

——《今日美国》

“他肯定会脱身的。”博克·巴泽尔把右手的手指张开，然后又攥成拳头。他最近老是不自觉地做这个动作，已经快成习惯了。“他们肯定不会被判有罪的。”

新奥尔良警察局风化毒品纠察队队长道格拉斯·帕特奥特警官叹了口气，沮丧地说：“也许吧。”

“不是‘也许’。他肯定会脱身的，”博克肯定地重复道。

过了一会儿，帕特奥特问：“利特瑞尔为什么会指定这个助手来起诉啊？他是新来的，因为犯下错误被调到这里改过自新，来了才没几个月。好像是从北边儿的威斯康辛州还是什么地方来的。他不了解这次审判的……的关键所在啊。”

博克的眼睛一直在盯着窗外，听了这话转身回到屋里说：“宾其·杜瓦尔^①太了解这些要点了。”

“那个油嘴滑舌的混蛋。他就喜欢跟新奥尔良警察局过不去，弄得咱们像一群无能的笨蛋。”

尽管称赞被告的辩护律师让他很痛苦，博克还是说：“你得承认，道格，他的结案陈词相当漂亮。明明是公然对抗警察，听起来却正义凛然。十二名陪审员被他的结案陈词完全误导了。”他看了看手表，“他们已经出去三十分钟了。估计再有十分钟左右就行了。”

“你觉得真的会有那么快吗？”

“嗯，我觉得会。”博克在一把长满瘢痕的扶手椅上坐下来，又说：“仔细想想，我们本来就没指望什么好结果。不管谁是检举人，也不管双方都做了什么样的手脚，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始终是：韦恩·巴杜没有扣动扳机。他没有开枪打死凯文。”

“审判时，要是宾其·杜瓦尔每说一次‘我的当事人并没有开那致命

^① 在美国和苏格兰，人们赋予小拇指一个爱称，管它叫 pinkie (pinky)，后缀 -ie (-y) 有“小巧可爱”之意。

的一枪’我能得到五分钱就好了。他就像念经似的说个没完没了。”

“不幸的是，这就是事实。”

他们已经成千上万次讨论过这个事实了，不断思考，不断猜想，但最终还是回到那个不可改变、毫无疑义却又令人揪心的事实上来：法庭的被告——韦恩·巴杜确实没有开枪打死凯文·斯图尔特警探。

博克·巴泽尔疲倦地揉了揉乌青的眼窝，理了理蓬乱的头发，捋了捋胡子，然后就用手在大腿上不断摩擦。他攥起右手，把胳膊肘撑在膝盖上，茫然地盯着地板，沮丧地向前耸着肩膀。

帕特奥特盯着他说：“你看起来糟透了！还是出去抽根烟吧！”

博克摇摇头。

“来杯咖啡？我帮你去拿。这样，你就不用面对媒体了。”

“不用了，谢谢！”

帕特奥特坐到博克旁边的椅子上，说：“我们先不要认定自己输了。陪审团总是让人捉摸不透。你以为已经把某个混蛋置之死地了，可最终他却大摇大摆走出法庭了。你觉得应该无罪释放的，他们偏判他有罪，法官还判他最高量刑。你永远也猜不到。”

“我猜得到，”博克固执而又无奈地说，“巴杜肯定会脱身。”

一时间，两人都默默地坐着，谁也没有再去说话来打破这凝重的气氛。然后帕特奥特说：“今天是《墨西哥宪法》颁布的周年纪念日。”

博克抬起头，“什么？”

“《墨西哥宪法》。二月五号开始实施的。我今天看台历时留意到的。”

“嗯。”

“上面没说是多少年前颁布的。我猜得几百年了吧。”

“嗯。”

这段对话就算结束了，然后又是一阵沉默。两人都陷入了沉思。博克在想着宣判结果出来的时候，该如何控制自己。

博克从一开始就知道要经过法庭审判。如果宾其·杜瓦尔对他的当事人无罪释放稳操胜券，他就不会提出诉辩交易^①。博克还知道审判的结果是什么。现在，如果他猜得没错，关键时刻就要到了。他知道自己看见巴杜毫发无伤地离开法庭时，肯定会愤怒不已，所以要做好准备，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他恨不得亲手杀死这个混蛋！

一只巨大的、嗡嗡乱叫的苍蝇不知怎么闯进了奥尔良帕里什法院这间

^① 根据美国法律，在启动公诉程序后，如果被告承认有罪，则政府可能降低指控标准或提出较为宽松的量刑意见，从而与辩方达成一致意见（agreement）。这个协议过程叫诉辩交易（plea bargain）。

小屋里。这个季节它们早该绝迹了，杀虫剂也没能把它怎么样。就在这个屋子里，曾有无数原告和被告大汗淋漓地等待审判结果。这只苍蝇拼命想逃出去，开始向着玻璃窗发起自杀性的撞击。这只不会说话的苍蝇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击败的。它没有意识到，不管它多么努力、多么勇敢，都是徒劳。这一切只会使它看起来像个傻瓜。

博克自嘲地冷笑了两声。他觉得自己像这只苍蝇一样的无用。他知道自己会无比失落。

有人敲门。他和帕特奥特先是对视了一下，然后向门口望去。一个女法警打开门，把头探进来说：“他们回来了。”

两人朝门口走去，帕特奥特看了看时间，咕哝道：“真他妈的！整整十分钟！”他看着博克问，“你怎么知道的？”

但是博克并没有听他说话。他完全专注于走廊那头打开的一道道门了。观众和媒体涌向入口，其兴奋程度不亚于罗马人在椭圆形竞技场里等待观看狮子生吞活人的那一刻。

凯文·斯图尔特——一个丈夫、一名父亲、绝对的好警察、最要好的朋友已经牺牲了。就像历史上的许多烈士一样，他是被人出卖而死的。某些凯文信任的人，这人本应跟他站在同一战线，在事业上帮助他，支持他，但是他却成了叛徒，给坏蛋通风报信，说警察就要到了。

警局内部有人偷偷打了一个电话。那时候，凯文·斯图尔特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诚然，他是因公殉职，但这并没有挽救什么。他死得不值。他死得太惨。这次审判只把这件事情作个了结；这是一个文明社会进行的一种耗时耗力的活动，为的是堂而皇之地让一个阴险小人在杀害了一个善良的人之后，又能重获自由。

陪审团的选拔用了两周时间。从一开始，检举人就被吓怕了，而且也没有对方辩护律师那么狡猾。宾其·杜瓦尔气焰嚣张，利用权利，要求所有可能对他提出不利言论的陪审员回避，一手挑选了对当事人有利的陪审团。

审判本身仅持续四天。这样简短的审判跟人们对庭审结果的关注程度相比，明显不成比例。

命案发生后的第一个早上，警察局局长公开表示：“警队的每位警员都感到这是警队的一大损失！这也是每位警员的损失！凯文·斯图尔特非常受人尊敬和爱戴。我们会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对这位杰出探员的死亡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

“整个案件一目了然。”审判开始当天，一位评论员在《皮卡尤恩时报》上发表社论，“新奥尔良警察局自身的重大失误导致了警员的死亡。悲剧吗？当然是。那就把账算在一个无辜的替罪羊身上吗？笔者认为

不妥。”

“地方法院检察官让一个无辜市民因为莫须有的罪名站在法庭上，这简直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金钱。而这样无中生有的诬告，无非是为了避免新奥尔良警察局当众出丑，而他们本该受到这样的羞辱。如果地方法院检察官利特瑞尔再次参加选举，选民们应该好好想想这场闹剧。”这话出自宾其·杜瓦尔之口，而他口中所谓的“无辜市民”，韦恩·巴杜，之前被捕的次数加起来有庞恰特雷恩湖桥^①那么长。

宾其·杜瓦尔参与的每一个案子，媒体都会大篇幅报道。所有的公务人员，所有当选的政府官员，都想搭个顺风车，在巴杜案这个论坛上为自己搭建一个讲台。案子本身倒是无所谓，各种不请自来的言论就像四旬斋前狂欢节^②上的彩色糖球一样，被撒得到处都是。

与此相反，从凯文·斯图尔特去世的那天晚上开始，博克·巴泽尔中尉就陷入了冷漠的、顽固的沉默。在审判前的听证会上，在双方向法庭提出所有请求的时候，在媒体制造的狂热舆论当中，他没有说过一句话。这名寡言少语的缉毒警察就是毒品搜查行动出岔子的那个晚上丧命警探的搭档和最好的朋友。

现在，他正再次走进法庭，去听取最后的审判结果。一名记者把话筒举到他面前，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博克·巴泽尔简洁地答道：“有！滚！”

队长帕特奥特跟在博克后面想进入法庭，不料被记者们认出来，团团围住。帕特奥特说话跟下属比起来就“外交”得多了，但他明确声明：韦恩·巴杜要为斯图尔特的死负责。法庭只有判他有罪，正义才能得到伸张。

帕特奥特跟上来时，博克已经就座了。“这对南希来说，肯定太痛苦了。”帕特奥特一边坐下，一边说。

过道的那一边是凯文·斯图尔特的遗孀南希。坐在她的父母中间，跟博克他们在同一排。博克身体前倾，目光与她对视，向她点点头以示鼓励。她微微一笑了一下，跟博克一样，不曾流露出任何乐观情绪。

帕特奥特向她摆摆手，并对博克说：“不过，她很坚强。”

“是啊，当丈夫被枪打死，倒在冰冷血泊中的时候，你可以相信，南希能够振作起来，重新开始。”

① 庞恰特雷恩湖桥（Lake Pontchartrain Causeway），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庞恰特雷恩湖上，连接新奥尔良和曼德维尔（Mandeville）。全长 38.4 公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的桥而收录在吉尼斯纪录大全中。

② 在基督徒的世界里，从复活节前第七个星期三起，到复活节前夕的四十天是封斋期。既然随后要斋戒那么长时间，之前当然要大吃大喝、狂欢胡闹一番。斋戒前最后一个星期二被称作“油腻星期二（Fat Tuesday）”。一般也会称作四旬斋前的狂欢节。

帕特奥特对博克的讽刺皱了皱眉头。“你这是没有意义的讥讽！你明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博克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帕特奥特装作不经意地问：“芭芭拉会来吗？”

“不。”

“我以为她会来呢。如果事情不如我们所愿，她可以在精神上支持你。”

博克不想解释为什么他的妻子不来参加庭审。他只简单地说：“她让我一有消息，就打电话告诉她。”

正反两大阵营的情绪完全不同。博克和帕特奥特的看法一致。他们觉得检察官助理在起诉过程中办事不力。草草看了案卷之后，他现在就坐在桌边，拿着一根铅笔，用带橡皮的那一头不断敲打着一张法律报告单。报告单上空白一片，一个标记都没有。他紧张地抖动着左腿，看上去他宁可做任何事情——哪怕是去做牙根管填充手术——也不愿意呆在这儿。

被告席上，杜瓦尔正和巴杜窃窃私语，好像在讲什么笑话。两个人都用手遮住脸，吃吃地笑。博克说不出更痛恨哪一个：是这个职业罪犯还是他的罪恶律师。

杜瓦尔的助手送来一摞法律文件。杜瓦尔回过身去看这些文件的时候，巴杜向后靠在椅子上，手指交叉起来，抵着自己的下巴，眼睛望着天花板。博克很怀疑这个混蛋是不是在祈祷。

就好像感觉到博克在狠狠盯着他一样，巴杜把头扭过来。与博克对视的是一对冷酷的深色眼睛。博克怀疑，这眼睛里可曾闪过一丝的良知。巴杜那两片像蜥蜴一样薄薄的嘴唇咧开来，形成一副冷酷的笑容。然后，巴杜向他挤了挤眼睛。

要不是帕特奥特拉住他的胳膊，博克早就从椅子上跳起来，朝他扑过去了。巴杜傲慢的举动帕特奥特虽然也看在眼里，但他还是制止了博克。

“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干傻事。”帕特奥特压低了声音，紧张地说，“你一发脾气，就正中这帮混蛋的下怀了。正好为他们所有不利于你的指控提供了证明。如果那是你想要的，你就去吧。”

博克不愿接受这种斥责。他没有退回来，而是把上司的手甩开了。巴杜回过头去，面向前方，脸上还挂着自鸣得意的笑容。几秒钟后，法庭要求肃静，法官又回到了法官席上。他用夏天从金银花上滴下的蜜糖一样的声音提醒大家，在他宣布审判结果的时候，要保持秩序良好。然后，他让助手去请陪审团。

七位男性陪审员和五位女性陪审员依次在陪审席就座。全体陪审团成员一致认为，韦恩·巴杜在开枪射击，致凯文·斯图尔特探员于死命一案中无任何罪责。

这在博克·巴泽尔的预料之内。但这个结果比预想中更难接受。他预想的是自己不可能接受这个结果。

尽管法官事先提出了要求，听众们还是没能控制或者无法掩饰自己的反应。南希·斯图尔特大声痛哭起来，然后就倒了下去。她的父母护着她，为她挡住摄像机的闪光灯和残酷地向她蜂拥而来的记者。

法官谢过陪审团，并宣布解散。法庭在喧闹声中正式闭庭。毫无作为的检举人马上迅速地把他的空白法律拍纸簿塞进公文包，沿着中间的通道向外走，就好像刚刚宣布的不是庭审结果，而是这幢大楼起火了的。他尽量避免与博克或帕特奥特的目光接触。

博克解读他脸上的表情是：不是我的错！有得必有失！无论如何，账单周五到，所以就这样忘了吧。

“卑鄙的混蛋！”博克咕哝着。

意料之中，被告席上一片欢呼。法官也视而不见。宾其·杜瓦尔对着媒体的麦克风滔滔不绝地说着。韦恩·巴杜的身体重心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沾沾自喜而又满不在乎地弹弹袖口。他那镶着钻石的衬衫袖链扣在闪光灯下闪闪发光。博克注意到他橄榄色的前额上连一滴汗珠都没有。这个混蛋早知道这点麻烦已经搞定了，就像往常打败其他人一样。

因为这件事涉及到自己的部门，帕特奥特俨然成了新奥尔良警察局的发言人。现在，他正忙着招架那帮记者的提问。博克的视线没有离开巴杜和杜瓦尔，这会儿他们正以胜利者的姿态在记者群里穿梭，想朝出口走去。他们没有回避任何的话筒和照相机。实际上，杜瓦尔习惯了，并且喜欢让公众关注，所以他尽情享受这闪光灯的照射。跟检举人不同，他们不急着离开。实际上，他们在支持的赞美声中悠然自得。

他们也没有躲避跟博克·巴泽尔的目光接触。

相反，他们走到博克站的那排座位边上时，都放慢了脚步。博克站在那里，靠近杜瓦尔那边的手攥了起来又张开。两人都故意直视着博克。

韦恩·巴杜甚至靠过来，低声说出了那个可恨的，却又不可辩驳的事实：“我没开枪杀死那个警察！巴泽尔，是你开的枪！”

2

“莱米？”

她转过身，用带着手套的手背把额前一缕头发向后理了一下，说：“嗨！我以为你不会这么早回来呢。”

宾其·杜瓦尔从温室中间的过道大步走过来，把她揽入怀中，狠狠地亲了她一下说：“我赢了！”

她报以微笑说：“我猜你就会赢。”

“又一个无罪释放！”

“恭喜你！”

“谢谢。不过，这个案子基本上没什么难度。”他绽开的笑容证明刚才的谦虚是装出来的。

“换一个没你这么睿智的律师，可能就要被难住了。”

这表扬让他很高兴，笑得更开心了：“我要去办公室打几个电话，然后和参加宴会的人一起回来。罗曼已经让所有人随时待命。实际上，我进来的时候，运食物的货车已经到了。”

他们的管家，以及所有仆从从庭审一开始，就已经整装待命了。宾其每次打赢官司，都会大宴宾客。这一点尽人皆知，就像人们都听说过他右手小拇指上带的那枚硕大的钻戒。他的小名 Pinkie（小拇指）就是从那儿来的。

审判过后的狂欢就像审判本身一样令人期待，而且会在报纸上大肆报道。有时候，莱米甚至怀疑，陪审员们投票支持无罪是不是就是为了能够亲临宾其·杜瓦尔闻名遐迩的盛宴。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当然没有。虽然问之前她就知道，但还是问了。

“只要像往常一样以最美的姿态出现就行了。”他告诉她。双手从她的背上滑下去，又一次亲吻了她。他放开她，帮她擦去额头上的泥土。“对了，你在这儿干嘛？你知道我不喜欢别人在这儿进进出出的。”

“没人在这进进出出，就我自己。我把房间里的一盆植物搬过来，因